

增評全圖足本石頭記

貳

曹雪芹

高鹗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煙鬧書房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賈王急急於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賈王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發悶二字有見寶玉起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道破了一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要是念書的時節想着家。何人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甯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是得他。了諸人自然。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腳爐手爐也交出去的。你可逼著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一對小兒女。好看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林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別絕倒。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子相見為奇。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閑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去。賈政冷笑道。開場先。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驢了我這地。靠驢了我這們。其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寫政字道地。然實有取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都說着。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姆之子。名喚李貴的。李貴名懋。然禮之用。和為貴。小大由之。父子天親。豈容暴戾。義方之訓。無有也。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天倫之樂。亦無有也。道以政。齊以禮。民尚不可。況子哉。賈政何嘗記得。因問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開一開。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成長進的算帳。如見。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闐然。大笑起來。李貴能使政及若輩闐然大笑。見和之用有如此。而小雅兩言非誤。讀賈政也掌不住笑了。聞至此。我亦大笑。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說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詩經即是古文。聞唯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道之以政。政字在四書原來。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

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揀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又曲肖而重皮毛而已。

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哥哥，你別委曲我明兒請你。」

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著，又至賈母這邊。秦鐘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政亦不與聞。

賈母忽想起來，未辭黛玉。便是秦鍾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這一去可是要離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却塵緣斷了。

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語。再製愛紅狀心本色，又見獨注蜂珠。

秦鍾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義學即義方之訓。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為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為族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師。一段連原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坐同食，愈加親密。兼之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裡便熟慣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為這種情種特提埋欲分明性字宜按。又向秦鍾憤說：「偕們兩個人一樣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著亂叫起來。我故曰清種是風月，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此親戚家的子侄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

龍陽物也一笑未免人多，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腦膜溫柔，未語先紅，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影射蟬蛭立一疑案而背地裏你言我語，詭譎誑詐，佈滿書房內外。

言之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師乎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穴。

傷哉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無非秦鍾小注不知那房親眷，亦未考真名姓，乃作者只因生得蛾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他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窺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虛寫蟬字不可刪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繼續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託意，或詠桑寓柳，遂以心照，却外面為避人眼目，寫戲館是散館寫頑童是頑童者，安置于弟者

不少婆心也而香玉是黛玉。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他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作僱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笑而七言對聯。一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瑞音雖亦一做代儒。武之人如此。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應卯一笑而本。因此秦鍾趨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裏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我擬作書試思此處當造為何語。累日不得也。及看他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金榮為財字哭也。而乃演金之於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照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偕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圖若轉丸。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擎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紙上沾跳而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忿。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只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餉學長之病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等處尤難。其實鳳姐傳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喜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意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閑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撞見了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薈。用一。提額使文氣一舒而筆。亦係甯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的。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正分最相親厚。常共起居。這兄弟如此。正是當然。偏甯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常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詠之辭。自說自掩。○大。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二語更。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薈搬出甯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耳目而已。仍是鬥雞走狗。賞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於他。正手忙脚亂。落一段曖昧大疑案。既和賈蓉最好。今日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串入本文。免起。如落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忖度一番。金

榮貴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賈瑞亦下渾水了。絕倒。我又與薛大叔相好。招徠。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妝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煙喚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寫聰敏便是聰敏。乃鳳姐之借刀殺人。茗煙言名教湮滅。因此作書以培植之。這茗煙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善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牽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善助著。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善遂蹀一蹀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特有餘。賈瑞這茗煙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臊屁股不臊。管你起相干。橫豎沒臊你爹就罷了。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作者又是無賴而痛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癡望。賈瑞忙喝茗煙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牽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到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善。賈善的座上。這賈善賈蘭亦係榮府的近派重孫。這賈蘭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善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蘭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藍蘭無恥詞。蘭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煙。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飛硯人不著名字。是文字化板。賈蘭如何依得。便罵好因撲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著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打那人。賈善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俗們相干。賈蘭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簞子。來照這邊搥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搥不到。反搥至寶玉。秦鍾樓上就落下來了。只聽豁啷一響。硯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賈蘭即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煙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廝。一名掃紅。一名鋤約。一名墨雨。四小廝名字雅極。一再讀則暗無猶干。紅一處萬難同林。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墨雨遂擡起一根門門掃紅鋤約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善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眾頑童也有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著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紙上真若鼎沸。鼓脚。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眾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煙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搽。見喝住了眾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太爺。瑞太爺反

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若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影兒打了若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里念書麼。暗寫禮字可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瞎嚷他老人家。倒顯的偌們沒禮似的。以排難解紛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此。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眾人看你行事。眾人有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關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費瑞道。我吆喝著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里。我是要回去的。寶玉道。這是為什麼。又難道別人家來得。偌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眾人。攥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弟兄們和氣。明點若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街裡。璜大奶奶的姪兒。璜黃同金之也。那是什麼硬碰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連二奶奶跪著借當頭。我眼裡就著他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財字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蛆蟻。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他。說著便要走。叫若烟進來包書。若烟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等我去了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著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好不先提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了好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題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遂往火裡奔。若烟方不敢做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自己也不乾淨。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面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遂不依。定要磕頭。都是說實氣乃制金也。賈瑞只要斬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且聽下回分解。

前兩大段計八回。敘黛玉文字俱鋪叙一過。曰石頭記曰紅樓夢。命名之意亦已演出。此四回一大段。則叙風月寶鑑之首。而演左氏一言曰。識失教也。故以寶玉入學。始而以賈瑞照鑑。終

此回為學字一哭。為錢字一哭。點醒為父兄。而思所以愛護成全。安置子弟之處。極明極透。而儼然師儒同木偶者。自當汗下。是有功世道文字。

此篇下半回文字。另開生面。是險境。是絕徑。而能掉臂遊行。毫無阻滯。穿插映帶。頭緒如麻中。一一隨筆隨斷。中間又橫出賈

珍一段奇文。龍門復生。未必見過。乃在本書不多見之筆墨。
護花主人評曰。

賈政申飭李貴。嗔說寶玉。是反襯後文大鬧。又為李貴調停之伏筆。

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襲人試演一番。已深知其味。而于男色尚未沈溺。又有秦鍾同學。從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寶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為甯府之首罪也。

秦者情也。秦鍾者情種也。

學堂大鬧。極言聚徒為難。為龍混雜。其醜有不可勝言者。

第九回。專寫寶玉與秦鍾相厚。是其餘皆是實。而香憐玉愛。又是實中實。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眾。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著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兒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母親胡氏。胡何也。不知何氏也有問貪利受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麼閑事。好容易了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裏。硬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總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著人家。偕們家裡。還有力氣。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這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偕們七八十兩銀子。而七八十五正實錢。將并之年。你如今要鬧了。了這個學房。若再要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回去。睡你的覺去。好多著的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來給的是賈家玉宇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甯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著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甯榮二府裏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並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朗。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媳並姪兒。閑話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府學房裡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

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瑣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府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府的親戚。人太別要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著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是婦人口角心機。如畫乃即薛姨也。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的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裡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為勢利哭說得可憐。這大奶奶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甯府裡來。到了甯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女兒。未敢氣高。殷殷勤勤。敘過了寒溫。敘無血性。說了些閑話。方問道：「今日怎麼不見蓉大奶奶。」下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經常也經失期。亂常也。秦氏乃已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月。就懶待動了。話也懶急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聲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指。他不許招他生氣。正金氏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裡來取。倘或他有個好。你再要娶這一箇媳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著燈籠兒。也沒處去找呢。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有似寶釵。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當著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不知是那裡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裡頭還有些不干不淨之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嬌子你是知道的。叫一聲。嬌子。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五日五夜。纔罷。是似黛玉。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攪是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為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為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要慰了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的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兒去了。尤氏一食料。白蟻。我又勸著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嬌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再叫一聲。況目今又沒個好丈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裏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從容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哇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別處叫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瑣大奶奶麼。」賈珍登場。從後金邊寫出。見亦此時。則深文也。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奶奶吃了飯去。賈珍說著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

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生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免。客談不費。餐復轉身進去了。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堂。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脈。再請教病源。為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得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了。先切後問是張大其醫學而非醫道也。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女脈皆用帳模遮隔此而無有見秦氏不容隱也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當餐於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脈息。左手沈數。寸左關沈伏。關左右寸細而無力。右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沈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沈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氣滯血虧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氣分太虛者。應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症候。纔對。因脈說主病。因病說見症。或以這個病的為喜脈。則小弟不敢開命矣。非喜二字凡太虛幻境悲哭等意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症候。纔對。因脈說主病。因病說見症。或以這個病的為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張大其一生通脈索。謂詳晰而有隱意。夫脈有六而左右各三。寸關尺也。尺為兩腎。腎中有命。是病應豈竟遺漏如此。不知死生必預視此。今但云左寸左關右寸左關右寸。明無病也。無病而竟死。暗指自縊也。即自縊亦不提。及所謂中言言之。雖如此。四藏皆病。而尺脈無病者。雖云不死。今無是症。是原本無病也。無病而竟死。暗指自縊也。即自縊亦不提。及所謂中言苦。嘔血如此。作者真善。賦子虛且善。繪子虛之影。何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大醫老爺。瞧著病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調侃時子亦見。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著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

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眾位執攔了。直攻眾位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候。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初次行經一語無理。夫天豈彼時已嫁而執攔之。言下探然。要在初次行經之時。就教今日初次。如今既是把病執攔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當治見整理。綱常當在始初。不惟責所主。並以此四回主。幾失教。今日初次。如今既是把病執攔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倒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著的。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又實實為自縊。開此病是憂慮傷脾。歸於肝木。忒旺。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都長過的小名者。非其長者乎。此其一。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服養心調氣之藥。何至於此。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來。源是病。待我用藥。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白朮 雲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黃耆 川芎 醋胡 香附 懷山 阿膠 延胡 炙草 引用建蓮七粒。去

心。大棗二枚。因藥立方。人參為首。人身難得也。十全止九。明缺陷也。中寫道。通關合死。趣也。引寫失。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

症候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我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過了春分。就可望

全愈了。許此書為演一漸字。看此一語。豈不信然。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過了春分。就可望

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飯吃的。久

慣行醫的人。因為滿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

買的那一觔好的罷。反照前時用人參。結有微旨。賈珍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此回在演財色中間。敘一太醫。上追神遊。下注天逝。設一政治之法。曰初次行經。就用藥調治。

上半回寫得可憐。下半回寫得可怕。中間敘一橫大奶奶。順出賈珍。而尤氏一談消繳。上半串聯。下半。片帆飛渡。真是順利。

下半回文字。人謂易。不過形容一醫士。談脉立方。按方書鈔錄。即得。我亦云然。但看他脉無尺。方無數。特藏許多隱意。使題

中窮源二字。反身跳出。此則非我所能矣。笨伯解得否。

僕托主人評曰。

張友士細說病源。莫止作病看。須知是描出一副色慾虛怯情狀。

第十回。將完結秦氏公案。故細說病源。以見是不起之証。又帶出賈敬生日。引起下回。

大某山民評曰

金氏以鬧書房事。來和秦氏理論。是為母家受辱之故。適值秦氏臥病。遇見尤氏。乃金氏常受其恩惠者。寫得低聲下氣。活畫出含怒強忍之態。加以尤氏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且令金氏怒而來。喜而返。欲言不得。深為藉人資助者一嘆。秦氏抱病。而乃翁耽憂。筆極嚴冷。已預為第十三回治喪伏筆。

第十一回

慶壽辰甯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一日賈敬的壽辰。一回機變不堪文字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藥品俗所云裝了十六大捧盒。禮殼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鶯來看了各處的座位。並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家來。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著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尤氏母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涼爽。滿園的菊花盛開。天氣涼爽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眾兒孫熱鬧熱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姪兒不行禮而責備不來又明與我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又一個個越的恰與書之兩老太太昨日遙說要來呢。因為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寶玉吃桃兒射第九回以聯絡本大段。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人也。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很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此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旬。秋還跟著老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以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兩個月沒來。婦女應有之病而曰奇奇字有眼曰上月中旬秋曰二

九月極分明也。而其書極糊塗。夫實玉入學。穿大毛衣服。當為冬月。至開書房之日。未必有自冬而春而夏而秋之久。金氏學尤氏。秦鍾告秦氏。皆開書房。次日事是時。秦氏已病。且張太醫未到。之前已先致費。欲生辰。又張太醫云。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本時為冬。即由今秋而及今冬。即看此糊塗之處。可知假語村言。無非夢話。觀者尚欲按圖。邢夫人接著說道。真是喜罷。正說著。外頭人索驢乎。到此等糊塗處。他偏要排上許多日子。清清楚楚。以文為戲。並以人為戲。邢夫人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一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著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是幾月。在這裡見他的。他強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有什麼趣兒。正說著。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導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雙關語。同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隔文。叫他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並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哥哥兒你且站著。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賈蓉皺著眉頭兒說道。不好麼。嬌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在一問一答。妙有神情。尤氏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遠是在園子裡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著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裡很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先那王後並他母親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注曰。既過則死。日也。又明日。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鍊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裡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序真是顛倒弄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所謂全不管。概乃此別的一家子爺們。被連二叔並舊大爺。都讓過去聽戲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甯郡王。北靜郡王。北靜有正意。東南西南。正當此時。北作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牛重琴壽曰。鎮史與原同故。壽曰。中靖中靜也。兩也。史形其前正當此時。也。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牛重琴驕牛罵其高為本。回說。色即映合。全書見為同氣也。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帳房裡。禮單都上了檔子了。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并井母親該請二位太太太老娘嬌子。都過園子裡去坐著。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哥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

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著鳳姐兒去。賈政道：王夫人道：你看著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呢。一閃，於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門。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於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子？於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上。與

芸軒寶釵坐襲。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對面二賈蓉叫快倒茶來。嬌兒和二叔在上房，遠未吃茶呢。秦氏拉著鳳姐兒，人所坐之坐同。寶玉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嬌兒。你姪兒雖說年輕，卻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嬌兒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嬌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盡了。我自想著來，必熬得過年去。與過春分相合而一。寶玉正把眼瞅著那海棠春睡圖，並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直挽第五回。不覺想起在這睡時，夢到大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失通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言不諱。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他，勸解他的意思了。此大家雪亮說

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裡就到這田地。況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好。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傷脾。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倒別在這裡只管這麼著，倒招得媳婦也心裏不好過。在鳳姐口中寫出一嘆。太太那裡又惦著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寶叔過去。我遂略坐坐呢。大難為情，這開為妙。處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大家這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東腸話兒。此話甚秘，惜尤氏打發人催了兩三遍。鳳姐兒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著，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的，所以前日遇著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惜攻治。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不是害病，嬌兒。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捱日子的。鳳姐兒說道：你這管這麼想？這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偕們若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是那人參不。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說一天二錢人參，就是二兩人參，也吃得起。好生養著罷。說一費又設。我就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嬌子，恕我不能跟過去。開了的時候，遂求過來瞧瞧我。俗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句閑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說道：我得了閑兒，必常來看你。於是帶著跟來的婆子媳婦們，並甯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暖日當窗。又添望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坐。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忽鋪四六一段語都費解觀者以意得之也可笨伯又曰惜乎平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一篇利羅文字看他如何寫出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此等寫鳳姐兒說。嫂子連我也認不得了。一若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是大爺在這裡。仍是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觀着鳳姐兒。鳳姐兒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此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費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着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名筆中著一關切語。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兒放遲了。見他去遠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再說。那裡有這樣禽獸的人。自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他纔知道我的手段。此轉是順筆一。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着。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急的。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腳兒兒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天香在會芳園正說天倫之樂。而在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甯國則國色天香描寫中間一色字已見寶玉和一羣了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頑在天香樓後門。隱注此大段。鳳姐兒說。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了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尤氏笑着。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賈瑞道。我先敬你一鍾。於是鳳姐兒至那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那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了幾齣好的。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遠魂。是此書之主緒。一齣彈詞。九轉貨郎兒。不提遶過戲單來。說現在唱的雙官誥完了。消歇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戲之處皆是眼目。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裡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罷。纔有趣。天氣還早呢。天氣還早。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

們都往那裏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繞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裡吃酒去了。說正從天這早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滋醜等回都到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十番醜曉僅一句耳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席擺下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眾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眾子侄。在車傍侍立。都等候着。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嬌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於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着眼。看着鳳姐兒。不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去。次日仍是眾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也有幾日病好了些。也有幾日歹些。幾日幾日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甯府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清極一陽生矣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着秦氏。回來的人都说：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都是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此老又說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又是清楚過了明日。你再着看他去。你細細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初二日秦氏一書之主。故必演之。應吃了早飯。來到甯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方書云者死。故此處暗以瘦乾了三字代演之。然仍是脾絕脾主肌肉也。仍是思慮傷脾也。則秦氏自經實因思慮見雖敗壞倫常。如秦氏尚知思慮而特思慮之。已達無可自容而自殺耳。看後文夢中告鳳姐語。即所謂經不熱秦氏豈解大義之人而能見及祭田家塾教養之急務乎。甚矣思慮之宜早也。於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閑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楚又清如今現過了冬。又沒怎麼添症。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嬌子回老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裏泥餡的山藥糕。猶云早稿之物見人求為我。我倒吃了兩塊。倒像剋化的動的。是鳳姐兒道：明日再送給你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嬌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子。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着罷。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別嚇着老人家。色色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着哥媳婦。請老太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沈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

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言此二字總屬鳳姐此處點出放債利銀三百本多少即主其事者為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緊接色字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是畜生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為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甯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所謂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帳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三語妙第一語乃云不配吃而自有配吃者在第二語直罵之眼光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寫失教之專屬下半寫失教之究竟。造孽開端實在甯。而甯之主賈敬自在。奈其為活死人何。故通回總以可卿為起伏。

太虛境冊子。畫秦氏為懸梁美人。後鴛鴦死。又是他來接引。則為自縊無疑。而偏寫病寫脉。寫大衆候問。擬議吉凶。惟恐不詳。不到。而其實皆作者講張為幻。而又慮無人知之。故于月日寫得清清楚楚。復自行抹畫之。使人得而疑。得而悟。而思慮傷脾。及不得好死諸意旨。一時如桶底脫。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一回專寫秦氏病重。賈瑞心邪。是正文。賈敬生日是借作引線。若非慶壽。寶玉何由再至秦氏房中。鳳姐何由同秦氏細談東曲。賈瑞何由撞見鳳姐。

寶玉看見畫聯。觸起前夢。一聞秦氏絮語。不覺淚下。迴環照應。妙手深筆。單寫寶玉淚下。秦氏默無一言。因賈蓉鳳姐在坐也。讀者思之。

束腸話必須低低說。含蓄入妙。

賈瑞見色。賤倫因邪喪命。亦從甯府而起。可見一切醜事。皆由甯府。謂之首罪。誰曰不宜。

尤氏笑說你娘兒兩個見面。總捨不得你明兒搬來。和他同住罷。雖是戲言。作書人卻有深意。

鳳姐哄誘賈瑞。以致墮命。只算是替秦鍾報仇。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娶風月鑑

卻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